

江南夢裡周秦漢唐

周金泰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

七月的記憶，以世界杯起首，以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作結。

我並非真球迷，所以對激烈的比賽畫面早已沒了印象，記憶猶存的，倒是決賽開球前，化身鼓手的羅納爾迪尼奧。印象中他曾是叱咤球場的“足球精靈”，笑傲足壇，一時無兩。但後來銷聲匿跡，此番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，恍若隔世。

有這樣一類人，像是遲暮的英雄、色衰的美人，曾經披載榮光，卻難逃歲月，至於落寞，遭盡冷眼。我對他們抱有很複雜的情感，具體什麼情感，說不清，總之，不是惋惜。

人如此，地域亦然，比如西安。

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，地點即在西安，主題則為“關中·外緣”。這主題精妙至極，西安從華夏邊緣一躍成為帝國中心，并親歷帝國最為輝煌的漢唐時代，近世以降，伴隨經濟中心南移，則中心旁落，再度淪為邊緣。千年歲月流轉，其滄桑興廢，竟被這區區四字濃縮了。

但凡到過西安的遊客，大多聽過一個段子：共和國定都時，西安僅比北京差了一票。這個傳聞未必為真，倒像是一個“母題”，因為西安也不時被置換為南京、長春、哈爾濱等，甚至還有“粵語差一票成為普通話”這樣近乎玩笑的變體。但無論講者，還是聽者，人們卻似乎樂意相信這是真的：貧瘠的土地上仍散蕩著殘息的王氣，終有一天，它將聚攏、回歸！畢竟對於中國人而言，“起落”是一種文化情結，王者歸來的橋段大概沒有人不期待。

為期十天的研習營，以西安為坐標，圍繞關中·外緣主題展開，于我而言，主題可能僅是一個“裝飾”，我的收穫多半與之無關，故只能談兩點具體收穫，而且都是十分私人性的。

第一點說是收穫，毋寧說是檢討。研習營本是一場學術盛宴，但我在整個過程中，參與度卻極低。這倒應了研習營主題，因為自己成了不折不扣的“外緣”，無論合照，還是上課，我都非常自覺地選擇最靠邊的位置。短時間內閱讀并利用陌生

材料組織起個人觀點，本身是極好的學術訓練，但現在的我卻越來越排斥這種做法。反觀其它營員的表現，卻給了我極大刺激。相比大家提出的觀點，我其實更佩服大家的熱情，同樣面對與自己專業無關的話題，卻願意拿出時間閱讀材料，並且全程積極參與其中。在最後一天的綜合討論環節，李仁淵老師講到做學問的初衷——不斷滿足自己的好奇心。這講法給我很大觸動，回想起自己當年瀟灑地把歷史系填成第一志願，初衷又是什麼呢？我只知道，對年近而立的我而言，這已是不敢觸碰的為學緣起了。追問與自己研究方向無關的話題是否有意義而不是是否有意思，美其名曰專注，何嘗又不是世故？從這個角度而言，我也是“西安”：本有過對於學問純粹的追求，而今卻越發麻木，只能陶醉在所謂的“初心”中不斷憑吊。

第二點則是聽了黃進興老師《機構的宣言》演講后的心得。這個講題，本是黃老師之前為復旦準備的，但陰差陽錯，我卻在陝師大聽到了。記得當天演講安排在賈平凹之後，當觀摩知名作家的旁聽同學紛紛散去，卻有了難得的適合聽講的清靜。演講內容其實通過之前發表的論文已略有了解，但演講不同於論文，會有很多即興內容，黃老師回顧自己研究歷程，對其癡迷理論的做法多有反思，講到動情處，眼裡竟依稀可見淚光，在我看來，這是近乎深情的自我剖析了。當天晚上綜合討論環節，李孝悌老師也現身說法，對自己早年提出的下層社會啟蒙理論作了反思。黃、李二老師皆是當世史學大家，這種話他們親口講出，不得不讓人動容。想到自己，也曾一度癡迷理論。自己的研究到底是應該解決某個具體實際問題，還是呼應某一理論，提供超越史學層面的其它思考。或者說得更直白些，史學研究是否還有“真實”可言，如果沒有“真實”，那麼史學研究是不是純粹的理論遊戲。老實講，這些問題，我也沒有答案，只是偶爾覺得，史學受制于“真實”，反而不如文學中的“巧合”給人心靈更大的衝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讀到福柯在《聲名狼藉者的生活》中的一段話：

文學創造出來的邪惡英雄們，沒有一個能像這些文本（巴士底獄囚徒檔案——引者）中的鞋匠、逃兵、衣商、搶客或雲遊修道士那樣震撼人心，他們瘋狂、可恥又可憐，這無疑是由於人們知道他們曾生存過。

如果不加特殊說明，大概很難相信這句話出自解構主義大師福柯之口。福柯這句話，也讓我聯想到自己另一番體驗，每當我看了一部情節還算可以的電影，如果片尾出現“本片根據真人真事改編”一類的字幕，我通常會對這個真實事件表現出更大興趣，這大概就是“真實”的力量吧！所以我有時覺得，如果曾經“真實”擁有，那麼所有的榮光未必都要持續成永恆。就像現在的西安，未必非要重回中心，喊一嗓秦腔，嚼一口饅，這樣的西安，也挺好。現在的我又何嘗不是呢？丟失了往日的純粹，確認了無法成為優秀學者的事實，但偶爾想到自己也曾有過一段視學術為理想的真實歲月，雖羞於面對，但一回想起來，卻總不至於讓自己墮入沉淪。

最後，我應當解釋下文章題目，因為它與我以上拉雜的感想實在沒有關係。復旦歷史系有個傳統，大二暑假有一次教學實習，會去到西安、洛陽等古都，那是我第一次到訪西安。實習結束，所有同學都要提交一篇論文，最後要給論文集起名字，我想了“江南夢裡周秦漢唐”幾個字，因為江南的歷史里周秦漢唐是一筆帶過的，周秦漢唐的歷史里也很少提及江南，所以我想用“夢”來表達我們從今日經濟中心闖入昔日經濟中心的交錯感。但大概因為這個名字太難聽了，最後沒有被採用。如今，在這篇私人性的心得體會中，我當然有權力用它作題目，也算了卻曾經的心願。但我還是想多說一句，八年前的那個暑假，我整整 20 歲，那時的我，的確是我想回又不想回的“西安”……